

[法] 让·科克托 著

王恬 译

Jean Cocteau

可怕的孩子

LES ENFANTS TERRIBL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Jean Cocteau

[法] 让·科克托 著

王恬 译

LES ENFANTS TERRIBLES

可怕的孩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3313 号

Jean Cocteau

LES ENFANTS TERRIBLES

© Grasset & Fasquelle, 1929 for the text

© Grasset & Fasquelle, 1935 for the illustr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怕的孩子/(法)科克托著;王恬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811-9

I. ①可… II. ①科…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125 号

特约策划:何家炜 潘丽萍

责任编辑:温哲仙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0 千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11-9

定 价 23.00 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可怕的孩子

序

《可怕的孩子》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夏天即将来临之际，收录在贝尔纳·格拉塞^①主编的冠以傲慢标题的“随性所至”丛书中。那一年，科克托三十四岁，已经声名卓著，但《可怕的孩子》一经出版，反响之强烈非比寻常，因此，在这里重现莫里斯·马丁·杜·加尔^②于一九二九年发表在《文学新闻》上的评论文章，在我们看来很有意义。

让·科克托及他的《可怕的孩子》

去年，当让·科克托宣称他不再写作时，我根本不相信。

① 贝尔纳·格拉塞(1881—1955)，法国著名出版商，格拉塞出版社的创办人。

② 莫里斯·马丁·杜·加尔(1896—1970)，法国作家，文学记者，一九三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杰·马丁·杜·加尔的堂弟，《文学新闻》的创办人兼主编。

现在,《可怕的孩子》刚刚出版。我没说错吧?这已不是第一次他告诉我们类似的决定。他已经写了太多而无法停笔;况且,他不正是在写作中探求自我吗?支配以及讨好大众的需要——虽然让·科克托自己并不总是承认——与退隐和沉寂也不相符;他需要那些对他怀着友爱,或者我更想说,怀着爱的读者,他需要充满青春、纯真与未来的信徒。没人会看到他去哈勒尔^①;他是一株巴黎的植物,一位敏锐、迅捷而又精致的工匠,继承了皇室高雅的传统,喜欢糅杂各种风格,令一切都显得无比迷人,甚至呕吐都可以成为一种美;他就爱把戏剧搬上舞台,爱构思布局,爱为自己挑选领带,他优雅细致、注重细节,直到夸张的边缘才戛然而止,时常还带点遗憾^②。

一个天才儿童!——人们如此定义他。他拥有一切灵动流畅、抒写微妙的天赋,源源不断的诗意,能抓住所有人与事物可笑之处的那种机敏绝顶的才智,生动明澈的精神,以及一

① 哈勒尔,埃塞俄比亚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圣城。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阿蒂尔·兰波在哈勒尔居住期间完全放弃了写作,从事军火走私生意。此处意指科克托不会如兰波那般决绝地离开。

② 科克托出生于巴黎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在颇具艺术修养的家人熏陶之下,自小表露出多种艺术天赋,二十岁左右便蜚声巴黎艺术圈,不仅写诗、出版杂志,还为芭蕾舞团写剧本。其与生俱来的精致穿着和优雅谈吐却又令他与崇尚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先锋派艺术家圈子有所冲突。

笔当成零花钱的巨额财富！巴黎最富有灵气、最才华横溢的人，王尔德^①和尚福尔^②的混合体，他自知命中注定要成为这样的人。《职业秘密》与《公鸡与小丑》^③证明了他对于悖论和教条式的行为准则之敏感，迸发出智慧和荒诞的火星。他的目标在更高处：终其一生，他都将以行动来竭力对抗身处的那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无节制地吹捧他的才华，而他却对自己颇为轻视；他羡慕纪德^④在新教氛围下成长的童年，虽然说那种教育会令他痛苦，同时，他又比任何人都梦想过上一种新的波西米亚式生活。他或许希望自己能在外省出生。因为他不够朴实，而头脑又过于清醒！从同音异义的文字游戏到诗歌，从有趣的物理到让-保罗^⑤的梦，再到兰波的反叛，这是他一路走来的历程，“逃遁的历程”。成为诗人，只是诗人。不惜一切代价^⑥！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著名剧作家、诗人、散文家，十九世纪与萧伯纳齐名的英国才子。曾因同性恋而入狱。

② 尼古拉·尚福尔(1741—1794)，法国诗人、思想家，以箴言诗著称，著作多遗失，存有《拉封丹评论集》等。

③ 《职业秘密》与《公鸡和小丑》分别是科克托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一八年的作品。

④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保护同性恋权益的代表人物。一九四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五二年天主教会将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⑤ 让-保罗(1763—1825)，德国作家，因德斯泰尔夫人所翻译的《梦》而闻名。

⑥ 科克托虽然在绘画、戏剧、电影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但他一直强调自己首先是诗人，其所有的作品皆是诗意的。

从右派转变成极左派，这在政治上非常少见。但让·科克托在文学上也是极左派^①吗？有人若是这样以为，那就错了。只不过，《可怕的孩子》的主题令人有点困惑，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描绘了梦境与潜意识，那是超现实主义保留的猎物。这是一本令我看完后，对作者怀有无限赞赏之情的书。这是他的杰作，这部小说表现出一种丝毫不令人反感的独创性，了解他的人则从中看到原本就属于他的特质。完美的风格：句子简练而有力，没有过分的渲染，没有无用的晦涩；透彻明晰的笔法所营造的神秘！可那些孩子是多么可怕啊！这在生活中存在吗？我们认识这样的人吗？如此地出人意料！法国文学里，第一次将孩子们送往地狱！或许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地狱！他们创造了一个幻想的世界；伊丽莎白十六岁，她的弟弟保罗比她小两岁；他们生活在蒙马特街一套小公寓中，一个令人无法想象、乱七八糟的房间里。“他们的父母呢？”你们可能会问我。这是个问题，至少，对我而言。

^① 此处指在创作上极具创新性、革命性。

母亲年纪尚轻，是个寡妇，丈夫先抛弃了她，而在濒临死亡之际又回来，死在他们共同的家中。瘫痪令她只能在隔壁的房间躺着；女儿扮演着看护的角色，因为她总是在玩耍中扮演各种角色。她特别喜欢玩“游戏”，他们的“游戏”就是在某种半清醒的状态下，超然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幻想。“满地的盒子，衣服，毛巾。已经抽丝的小地毯。在壁炉上面，放着一尊半身石膏像，上面被人用墨水添上了眼睛和胡子；四处有用图钉固定的杂志，报纸，节目单，都是电影明星、拳击手和杀人犯的照片。”这是怎样的一个布景！但这些孩子能随心所欲地改变一切：他们只须“出发”。是的，在这部诗意而又残酷的小说中，他们会出发去让·科克托精心描述的领域。是哪种神秘的毒品作用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们无从探究，或许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迪普雷^①的任何一位读者都会说，若这种对幻想的狂热不是由中毒引起的，那就一定属于持久性幻觉型精神病，由此我们还诊断出一种普遍的小儿麻痹症；遗传的阴影笼罩着伊丽莎白和她的弟弟，作者对此没有丝毫

① 埃内斯特·迪普雷(1862—1921)，法国精神病医生，歇斯底里症专家，发明“流语癖”一词。著还有《幻想与易感性的病理学》等。

的掩饰，因为正是它令那位瘫痪的母亲在三十五岁时猝死，这一简单、双重的遗传证实了我们的诊断。让·科克托仿佛预见到我的评注，他有意安排一位医生作为这个家的老朋友，在母亲去世后，由他照顾这两个孩子。这说明了什么？他不够专业：孩子们长大了，继续生活在这样思想混乱的状态里，却没有人发现任何不正常的迹象？包括这个医生？为什么保罗孔多塞中学的同学热拉尔，这个完全正常且有强烈资产阶级倾向的孩子，也会愿意住在那个总是上演着玄妙、病态的“游戏”的房间里？

让·科克托枉费笔墨对我们说：“……房间里的空气比外面的更轻。罪恶就像某些细菌一样，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高度。”那里充斥着令我们震惊的东西。还有，热拉尔急切地促使他的叔叔带上那对姐弟一起到海边度假。妙就妙在这一断裂的时刻：伊丽莎白和保罗只能生活在巴黎的那个房间里，于是他们就以偷无用的东西来消磨时光、寻乐子。

接着，伊丽莎白和一个非常富有的美籍犹太人结婚了，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然而他将以最快的速度死于一场车祸；所有人都住进了米夏埃尔的公寓，他们在那里有一个长廊中

(那不应该如一五五页^①上所讲的“既是弹子房，又是书房，又是餐厅”——因为这样的话，据我所知，就是一个半长廊)，依着原来房间的式样，建起一个新的房间，有屏风、沙发、垫子以及附有插图的杂志。但是，伊丽莎白在当模特期间结识了孤儿阿加特(伊丽莎白在一所时装公司曾有过短暂的模特实习经历，那是在她更为短暂的婚姻之前)，而阿加特爱上了保罗。伊丽莎白一想到自己可能要与弟弟分开，那个将他们与真实世界隔离的“游戏”将要中断，便绞尽脑汁令他们的结合化为泡影。阿加特最终嫁给了热拉尔——他们具有同样的资产阶级气息——(至此)仿佛一切都已交代完毕。但爱着阿加特的保罗却吞服了毒药，毒药是并无恶意的达尔热洛送的；达尔热洛即我们在第一幕里就看到的那名顽劣粗野的学生，在蒙蒂埃住宅区，他朝保罗扔了一个雪球，雪球里面恶毒地藏了一块石头。这部小说以一个白色的球开始，以一个黑色的球结束，科克托很喜欢这样的象征手法。于是，保罗因绝望而服毒自杀。伊丽莎白突然到来，这里出现了强烈到惊人的一幕戏，毋

^① 此处指法语版《可怕的孩子》(1929)。

庸置疑：那几页是科克托有生以来最出色的文字。看到自己的弟弟奄奄一息，而且知道 he 已发现了自己的阴谋，他已明白是她促成了阿加特和热拉尔 的婚姻，伊丽莎白同样选择了自杀，她比那个垂死的人还先走几分钟。文学中最美的自杀之一！巧妙绝伦的编排！

最终的悲剧包含了某种寓意：若我们无法顺应自然，自然迟早会迫使你消失！还需了解真正的诗歌是否致命——我不认为如此，因为生命应该得以绽放，而诗歌正是生命之花。

他太聪明，可人永远不会太聪明，让·科克托为自己的才情和理智羞愧，而去找寻一片混沌的领域，他要在那里，献出自己与生俱来的一切。他应该已经到达那个领域。写到他的主人公们，科克托说：“他们本身也是一个杰作，在这样的作品中，智慧微不足道。”那么，还有颂扬的必要吗？

莫里斯·马丁·杜·加尔



Les enfants
terribles

illustrées

par l'auteur
★

1934



第一部

蒙蒂耶住宅区位于阿姆斯特丹街和克利希街之间。通过克利希街上的一道栅栏或阿姆斯特丹街上一扇总是敞开着、能通汽车的拱形门可以进入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就是蒙蒂耶区，标准的长方形，一些独幢的小楼掩映在建筑群平整的高墙之下。这些宅邸高处的玻璃窗上配着摄影师们惯用的窗帘，里头应该住着些画家。人们猜测那些楼里可能堆满了徽章、锦缎和油画，油画上画的也许是放在篮子里的小猫或玻利维亚部长的全家福，默默无闻却又才华横溢的大师住在这里，屈从于官方的订单和酬劳，幸而有蒙蒂耶外省般的宁静庇护着，免受忧虑的侵扰。

但每天早上十点半和下午四点，某种躁动会打破这样的

宁静。因为小小的孔多塞中学的校门正对着阿姆斯特丹街七十二增一号，学生们把蒙蒂耶的院子当成了自己的总司令部。那里成了他们的“沙滩广场^①”。如同中世纪的广场一般，那儿既是谈情说爱、游戏玩耍的场地，也是邮票、弹子的交易所，甚至还是模拟法庭宣判罪犯并执行惩处的危险之地，捉弄新生的把戏会一直持续到课堂上，那些费尽心机的安排常常令老师们惊诧不已。五年级的孩子是可怕的。下一年，他们就要升入四年级^②，搬到科马丹街，将会看不起阿姆斯特丹街，他们会变个样子，不再需要书包，而只用一根带子和一块小方巾把四本书包起来。

但在五年级，孩子们身上依然存在着那股顺从于童年隐秘天性的力量。某种动植物的本能，叫人很难察觉，因为那种本能并不会比某些痛苦的回忆更易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孩子们一看到大人，便会沉默。他们一声不吭，重新显出那副

① 沙滩广场(place de Grève)，一八三〇年之前的称谓，原是一片铺满沙砾的开阔地，便于塞纳河上的船只卸货，后来巴黎市政厅建起后，成为巴黎市中心，广场也改名为市政厅广场。Grève一词又有“罢工”的意思，而此广场也常常是公众集会罢工的场所。

② 法国的中学年级计数方式与中国相反，中国的初一在法国教育体制中是六年级，因此，文中的五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二，四年级相当于初三。